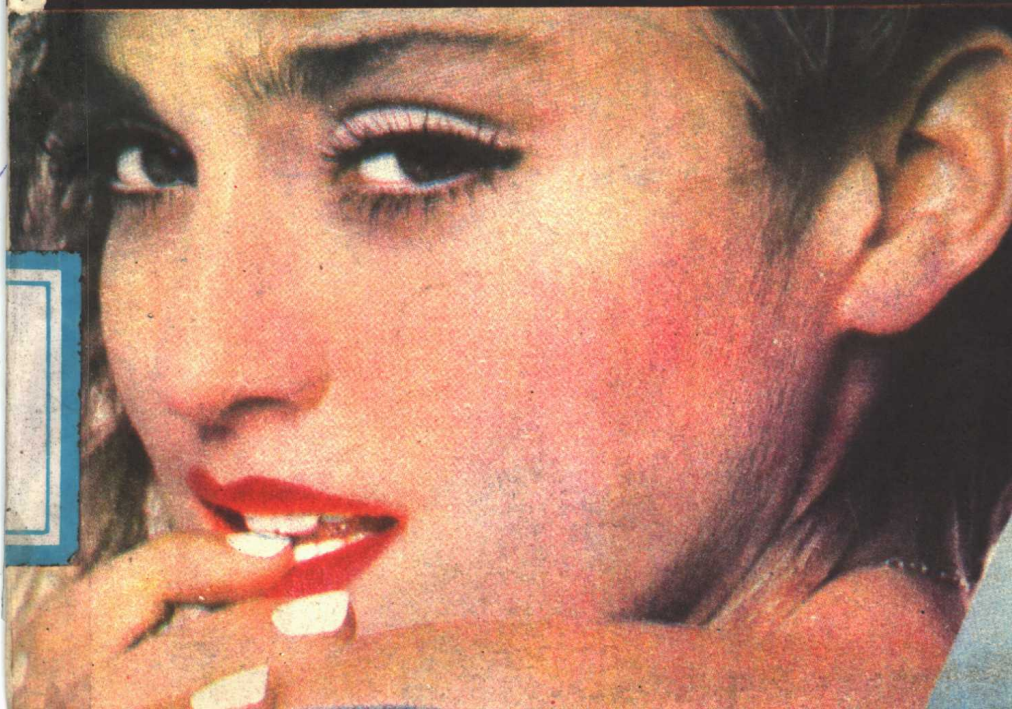


(英) 霍华德·斯普林

冷艳的女郎

LENG YAN
DE
NU LANG



吟
艷
的
女
郎



冷艳的女郎

〔英〕霍华德·斯普林 著

戴秀芳 译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三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0.375印张 2插页 231千字

1988年8月第1版

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030

ISBN 7-80534-082-X

I·75

定价：2.70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描写了美丽、自私的女郎蕾切尔·萝莘在海滨休养胜地布莱克浦与富翁莫里斯认识、结婚的经过以及她对贵族青年朱利安的恋情、她的演员生涯、她的野心和在名誉唾手可得之时遭受的意外打击。作品通过曲折故事情节深刻地揭示出：一个人若为达到个人目的，残忍地蹂躏人类感情，必遭命运的惩罚。

译者前言

作者霍华德·史普林，1899年出生于加的夫的一个地位低下的家庭。他十二岁时，父亲去世，便失了学，在《南华尔斯日报》当勤杂工，此后他为《约克郡观察者》和《曼切斯特卫报》写报导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他从军队返回《曼切斯特卫报》，随后，成了伦敦《准则晚报》的文艺评论员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陪同温斯顿·丘吉尔签定了《大西洋宪章》。他最著名的作品有《荣誉就是激励》、《我的儿子、我的儿子》、《寒酸的马夫》、《情人们逃跑了》及《日落时分的感触》，其中《我儿·我儿》和《荣誉就是激励》拍过电影。本书是著名作品之一。他的作品具有历代读者所喜爱的狄更斯的风格。

蕾切尔·萝莘是个犹太姑娘。她出身于曼切斯特区的基萨姆山，自幼失去父母，唯一的亲人就是哥哥。她憎恨贫民窟，一心希望与富人为伴，不管他们是不是罪犯，只要能及时行乐、过豪华奢侈的生活就行。

美貌的蕾切尔成了时装店的股东之一，后移居到曼切斯特一个富裕的郊区。她巧妙地勾搭上郡长乔治·芳特。当芳特发现蕾切尔怀孕后，便把她抛弃了。后来，她又同时装合伙人闹翻了。她陷入贫病交加的困境，处于卖淫的边缘。她拖着堕胎后虚弱的身体，来到了海滨疗养胜地布莱克浦，遇见了曼切斯特的赌注登记商怀特·皮基，与之签订了工资微

薄的合同。怀特·皮基付钱让她暂时住在布莱克浦的一个客栈里。后来，当怀特·皮基到曼切斯特车站接从布莱克浦来的蕾切尔时，接到了一张字条，说蕾切尔改变了主意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正如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，她从麦克·哈地根身上发现了更为可靠的赌局。

第一章

1

酒店里烟雾弥漫，你简直可以用刀子把那蓝色的混浊空气切成条条，或者把它织成一条大围巾。柜台是一个很大的半圆形。麦克站在柜台的一头，把两支胳膊肘倚在柜台外沿的金属圈上，伸长脖子，用眼扫过整个酒吧间。他一个人也不认识，觉得孤单极了。他把大酒杯往桃花木柜台上重重地一放，又要了一杯啤酒和一份牛肉三明治。他把黑色的毡帽推到脑后，使劲儿抓搔着他那乱蓬蓬的黑色卷发。

在漆得锃亮的架子上，摆着蓝色的、红色的、琥珀色的酒瓶。架子下面是肥圆的啤酒桶和高高的葡萄酒桶。他想在那些诱人的酒瓶后面的大镜子里，辨认出自己的面影。但横隔其间的酒瓶和缭绕的烟雾，使他不容易看清它。他不断地变换着位置，从镜子里勉强看到一副结实而幽默的面孔，一个过大的鼻子，两条又黑又长的眼眉，一副漂亮的牙齿，还有两道窄窄的黑毛，沿着耳朵两边垂了下来。

麦克触摸着自己的连鬓胡须，心里直嘀咕，电影里的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都蓄着这种连鬓须。你得有瘦长的体形，漆黑的头发，那么，这种鬓须就挺合适。至于他自己呢，却

拿不准留这种胡须是否适宜。

这时，从镜子里，麦克看见了在自己身影的后面，有一个女人的面庞在昏暗的角落里朦朦胧胧地浮现出来。他那触摸鬓须的手犹豫地停了下来。那女人正盯着他，莫名其妙地冲着他笑着。她仿佛是在水里冲着他微笑，带着一种遥远而神秘的幻影。显然她在笑他傻气，笑他那过于孩子气的虚荣心，她就这样，透过那令人窒息的烟雾朝他笑着。……

麦克把最后一块三明治塞进嘴里，拿着啤酒杯，在高凳上转过身子。那女人靠着墙，坐在一张小桌边。麦克只跨两步就到她身边了。

“您赞成我把鬓须剃掉呢，”他说，“还是主张我暂时留着它们？”

她直瞪瞪地打量了他一会儿，然后轻轻地把自己的手套和手提包从一只椅子上拿了起来。麦克接受了这一邀请，坐了下来。

“把它们剃掉吧！”她说。

“等我十分钟。”麦克说。他站起身来，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，从手腕上脱下手表。“你替我计时吧。”说着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把手表扔在桌上，转身走了。

2

她轻轻地转动着手中的葡萄酒杯，注视着深红色残液的反光，她朝桌上的手表瞟了一眼，看出这是一块好表。她具

有注意此类东西的脾性。她还留意到，他随意扔在那儿的衣服也是质地很好、剪裁很得体的。

她打开手提包，精心地打扮起来。这男人身上有一种殷实可靠的气质。他不同于这酒吧间里的大部分人。她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——这是她的习惯——大部分是蓝开夏的技工和他们的妻子们；偶然也有一、两个职员或店主。刚才在他注意到她之前，她已经盯着他好一阵子了。他用一张一镑的纸币付啤酒和三明治的帐。这同样也是蕾切尔所留意到的。

她竟忘了嗡嗡的人声，忘了侍女们的尖锐的打趣声，忘了弥漫于铺着木屑的地板和薰黑了的天花板之间的烟雾和气味，仿佛置身于化装室里。她涂上口红，用纤巧的手指涂抹到满意为止。她双手摸擦了一下双颊。她那高高的颧骨上的肌肤就象乳白色的象牙。双眉用眉笔略微画过，往上斜挑起来，恰到好处。她把几个尖尖的染红的指甲打磨了一下，然后整了整她那黑蓝色的浓发，觉得精神百倍。她到布莱克浦已经一个月了，每日都吸着新鲜空气，脸上透着健康的红晕。她不必告诉这个傻里傻气的、留下手表的奇怪男人，现在是一个曼切斯特的登记赛马赌注的商人在负担她的生活费。或者，应该告诉他吧？

她扣上手提包，抬头望去，麦克·哈地根已经把鬓须剃光，正向她大步走来。他咧嘴笑着，露出一口洁白的大牙。他一只手捏着皱成一团的黑色毡帽，另一只手梳拢着自己的头发；可是，他那卷得很紧的卷发并没有松开。沿着耳朵，有一条长长的伤口还在渗血。他一把抓起表来，“好哇，及

时完成！”他喊道，“还差十五秒钟！”

他用帽子扇着脸，“这鬼地方糟透了。”他说，“咱们出去吧？布莱克浦和美洲之间毫无障碍。”

“除了爱尔兰。”蕾切尔说。

“自从麦克·哈地根离开家后，爱尔兰就不算数了。”他说。

“那么，您就是麦克·哈地根？”

“科克郡的麦克·哈地根。”

“我叫萝莘——蕾切尔·萝莘，打曼切斯特来的。”

他们沿着一条街走到海边。潮水快涨满了。海上刮着风，海浪一浪高过一浪。风抓着浪峰上的白沫，把它掷向海边的路上。他们临海而立。蕾切尔按着帽子，感到风吹着她的衣服，紧紧地裹着她的身体。她听见衬衣的下摆象旗子般在风中“噼啪”作响。她讨厌这种天气，她倒愿意呆在屋子里，烤着火，让风隔着玻璃窗在外面呼啸。可是她目前的生活太没有保障了。身边这位卷发在风中飘拂、性情愉快的男人表现了某种程度的稳定性。在摸清他的底细之前，蕾切尔是不会放他走的。所以，她只好陪着他，面对大海站立着。海，被黑色的波涛推向那淡红的天际。蕾切尔心情沮丧。她指望他不久能作出舒适、理智的建议：比方去电影院啦，或者到塔乌尔舞厅去啦。

然而，这并非麦克·哈地根此刻心中的打算。

“宏伟啊！不是吗？”他顶着风大声喊着，张开双臂象是要拥抱这个世界似的。“半小时后，灯就要亮了。我想去海上

看看。您去吗？！”

一想到这里，她就不寒而慄。不，她心想，任何东西也无法劝服她：冒险在黑夜降临时分，让刺骨的寒风吹得打颤，到漆黑汹涌的浪涛中去。可是，离开哈地根，这念头同样让她为难。

“我从来没到海上去过，”她说，“就是夏天，也没划过小舢板。”

“天哪！这不正是个好机会，让您体验体验吗？”说着，他把帽子挟在腋下，专横地一把抓住她的手，又说，“一切都交给我，走吧！”

3

使她诧异的是，她居然能在大海的颠簸中狂笑着。机器装在一个箱子里，放在船中间的座位上。麦克·哈地根就坐在旁边，一手把着操纵杆。蕾切尔坐在船尾，身上穿着一件吱吱嘎嘎作响的油布大雨衣，觉得很别扭。她看见夜空衬托着哈地根的身影。此时，空中只有最后一抹淡淡的亮光。

他转过头来，嘴里咬着一只金属嘴的烟斗，喷出一股烟臭味儿，朝她喊道：“暖和吗？”

“暖和，谢谢！”她舒服地靠在他为她准备的靠垫上，而且发觉自己挺开心。现在，在越过了海岸的一排巨浪以后，海上的波涛并不汹涌。哈地根使船头对着海浪。蕾切尔已习惯了“之”字形的前进航线，她那紧抓舷边的手也就放

松了。她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了。风，抽打着她的脸。船头不时地切开波浪，海水狂啸着，飞溅在她的油布雨衣上。她满脸通红，周身微微刺痛。她觉得，自从离开曼切斯特这几星期以来，她此时比什么时候都觉得好受。从前，她觉得就象站在死亡的门坎上似的。

小船向前颠簸着。什么也看不见。只有黑色的滚滚波涛和一、两颗眨着眼睛的星星，看不见别的船只。似乎整个世界只有他们这只船。这时，在他们面前倏地闪现一片红光。麦克叫起来：“他们开灯了！手抓牢！”船突然向右拐了个大弯，船舷侧对着奔涌的海浪。蕾切尔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惊叫起来。船摇摆着，差点儿翻了个底朝天。海水托着船尾，把他们推向那红光闪耀的城市。

“过来！”麦克喊，“您觉得怎样？”

她一点一点、小心翼翼地座板挪过去。身上的雨衣碍手碍脚，她觉得象是被麻布裹住似的。

她坐在麦克身旁。麦克的脸被灯光映得通红，“美极了，您说呢？”他喊道。

“是的，美极了。”蕾切尔说。

她从未见过这般光景，灯一排排地从海边直挂到塔尖。海边的灯火比塔上的更迷人。南岸的娱乐公园里，灯光看起来向北延伸好几公里，有红色的、绿色的、蓝色的、黄色的、白色的和橙色的。张灯结彩的飞机在空中翱翔；灯环和灯束，彩灯和烟火，闪烁着，跳跃着；还有远处，显得小小的有轨电车，挂满电灯，发出红光，爬行着，犹如节日的地

狱里蠕动的火蛇。那燃烧的表面，不象蜡烛那样，发出那么多粉红色。当海涛一阵阵围攻这燃烧的城市时，那黄铜色的、不匀称的灯光落在海浪中，仿佛可以听见嘶嘶声。

麦克停住机器，把手放在控制机上，使船平稳地对着海岸。起伏的海水托浮着小船，任它慢慢地漂向沙滩。蕾切尔屏住呼吸，欣赏着这幅奇观。这正是她所理解、所喜欢、所指望的那类东西。这感动了她，好比看见昂贵的摩托卡车，看见毛皮衣，看见紫罗兰花，或者在伦敦期间所看见的从戏院出来的人们，那么使她激动。这是耀眼的，豪华的，然而又是毫无意义的。

刹那间，横在她面前的命运，使她完全沉浸在迥然不同的情绪中。此时，她更指望从麦克·哈地根身上找到依靠，逃避恶运。她虽自私，获得欲强，缺乏想象力，但却有足够的罗曼蒂克，在冲向大海的颠簸中，找到一点儿兆头。“哦，上帝！”她默默祈祷着，“摆脱困境吧！再朝前吧！再碰碰运气吧！”

当麦克又开动机器时，他们几乎和中心码头平行。“回去，坐得舒服些，”他说，“这回咱们来个真正的破浪前进！”

她爬回船尾，安稳地坐好，哈地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条很大的毛围巾，扔给她，“把围巾围起来！”他在机器的隆隆声中对她喊着。她把围巾围了起来，塞在脖子和衣领中间，爽心多了。然后，麦克起了锚，船头转了半个圈儿，又直向海中驶去。风在蕾切尔耳边呼啸，海水倾盆似地泼向甲

板，她抬起腿，把雨衣拉下用脚压住。船从一个浪尖冲向另一个浪尖。哈地根洋洋自得地大声唱起一首欢乐的歌。这时，满天的星星睁着大大的眼睛。

恐惧再次向蕾切尔袭来。她意识到，第一次航行中，哈地根未拿出浑身解数。这会儿，他蹲伏在船中，就象赛马的骑士，发狂似地鞭笞着骏马，施展出非凡的技艺。蕾切尔开始想象，黑暗的海水中布满了圈套和陷阱；神秘的桅杆将置他们于死地，甚至于岩石和暗礁也都在她的想象之中。这纯粹是自己放肆的结果。她不知道自己此刻期待的是什么，但却作着各种不幸的预想。

她再也受不了了，于是向前爬去，死命抓住船弦。她碰一碰哈地根的手肘。他一愣，不再唱歌了，转过身来，好象忘了她的存在。“返回去！”她嚷道，“放慢点！”

“您怕啦？”他嚷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呀！”他说，“您到底是个老实人。”

他放慢了船速，并且改变了航向。她一直待在他旁边。宏伟壮观的城市消失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有东边几里外，一片闪烁的红光，酷似北极光；而月亮刚刚升起，正安详地俯视着布莱克浦平坦的腹地。

“那是一钩古怪的新月，”哈地根说，“旧月亮象一颗门钉，毫无生气，可它具有上千万烛光，能把东西烧成灰烬。”

蕾切尔没吭声。

“您对哲学思想不感兴趣吧？！”哈地根问。

“不感兴趣。”

“您毕竟是诚实的。”他说。他们再也没说话。布莱克浦慢慢地从海上收回它的光和热。

4

舢舨又回到了租地。他们登上了海滨大路，活动活动不舒服的双腿，象谢德拉克，米沙克和阿贝德尼格一样，在燃烧的大火炉边散步……

“您吃过了吗？”哈地根突然问了一句。

“我住在布莱克浦最廉价的旅馆里。”蕾切尔说，“我们是一点钟吃的饭。”

“您该再吃一餐了，走吧？”他说。

他们坐在米特罗帕馆的一张小桌边，中间有一盏微弱的灯。

正如从极端缺乏阳光的地方走来似的，他们觉得这盏小灯似乎吸满了阳光，在这友谊的洞穴里燃烧。蕾切尔拉下手套，靠坐在椅子上，愉快地松了口气。她经受了摩托艇上疯狂的旅行，这一休息于她极有益处，使她从倦怠中苏醒过来，坐在这儿当然比在船上更好。对蕾切尔来说，舒服地待在屋子里，比室外任何可想象的环境更合她的意。她让哈地根去定饭，并冷冷地审视着他，想着这次偶然邂逅可能带来的结局，指望他能健谈起来。男人们多半是这样的，一杯

饮料，一点食物下肚，很快就侃侃而谈起来。麦克要了香槟酒。她心中暗暗高兴。这倒不是因为她自个儿想喝，也不认为是他慷慨，而是因为，这是个有希望的征兆，这种愉快的情绪可能有益于事态的发展。

女招待走后，麦克·哈地根说：“哦，这使我惊奇——您适才提到什么廉价客栈。可您看来并不廉价啊！”

蕾切尔耸了耸肩，漂亮地作了一个反对的手势。

“天哪！”麦克·哈地根说，“您不用开口就说明了一切！难道没人说过您是个大演员吗？”

“我想，”她说，逐渐露出愠怒的笑容。“我这一辈子听够了男人们的饶舌。”

“您还怀疑吗？！”哈地根说，“您就是这种女人！瞧着我，恐怕今晚我的话头要比猴子抓跳虱还多。您不介意吗？”

“要是我在意，早该说了。我只是不明白，您为啥要跟我说话？”

“天哪。那男人为啥跟一个俊俏娘们儿说话？难道咱们不都是乐天派？咱们采取了重大步骤，希望着最好的结局。”

他向她投去友善而又挑逗的眼光，然而得不到她回报的一笑。她的脸蛋儿是令人迷惑的。她并没有怂恿他。一年的可怕生活严重地损害了她。她不想再受伤害了。她从桌子中间的花瓶上摘下一朵暗色的菊花，用她那修长的、染着红颜色指甲的手指，把它撕成碎片。这个动作深深地触动了哈地根。动作是漫不经心的，可他却忘不了。桌上有一圈灯光及灯光下

她那苍白的纤手。他什么也没看见，只看见那双手，慢慢地，冷静地把花儿撕成碎片，好比一只小鸟被人拔下羽毛，而那人的手指尖是鲜红的。

女招待端来了汤。但不知怎地，哈地根的快乐情绪突然受到震动，而她竟没发现这个震动。一个晚上索然寡味地渡过了。蕾切尔也大失所望。香槟酒浪费了。哈地根啥地方也没去。他匆匆地吃了饭，并且抱歉地对蕾切尔说，他得走了。他没提议再见面。